

## 小李和老张

◎袁旭元

盛夏的一天早晨，妻子和往常一样，开车将我带到地铁口后挥手作别。

等我习惯性摸裤子左口袋拿手机时，却发现空空如也，左摸右摸，还是一无所获。啊，坏了，手机应该是落在汽车上了。

夏日炎炎，热辣滚烫。树上的知了在不停地嘶力竭地聒噪着，我顿时六神无主、大汗淋漓。身无分文如何乘坐地铁？如何到工作单位？这个地铁口离单位很远，离家也很远，彼时太阳正猛烈地照着大地，绝无可能步行前往。

我大脑飞速运转，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这个地铁口远离我生活半径，几乎遇不到熟人。想尝试和地铁公司的工作人员申请免费乘车，但始终没有鼓起勇气，估摸着难以成行。

一个人在地铁口苦思冥想中来回踱步，四顾茫茫然。

眼睛突然扫到“安庆馄饨”店，我经常在他家吃馄饨、面条，小夫妻俩安徽人，来南京好几年了，老板姓李，矮矮胖胖，言语不多，但听到他经常哼着小曲儿，偶尔还会吹吹口哨。

我晃悠到店门口，灶台上不停地冒出雾气，小李正在工作台上埋头忙活着，大半个身子隐没在水雾里。他一会儿剁肉泥，一会儿拌馅儿，一会儿包馄饨，水雾氤氲着小李黑红的脸庞。

今天吃啥？青菜面，还是小碗馄饨，小李瞥了我一眼。

“我吃……”足将进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小李抬起头看看我，“嗯，今天咋啦？”

哎呀，我将手机落在妻子车上的事说了一通。

“哦哟，这算啥？随便吃，明天再给钱。”“我明天出差，

芬芳一叶

要一周后才回来，到时忘了就不好意思了。”

“哈哈，你下周来时，我主动向你要呗，再说，忘了就忘了，一碗馄饨，多大事啊！”“我不仅仅要吃馄饨，还得管您借几块钱乘坐地铁呢。”

“噢，几块？你自己在钱盒里拿。”小李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数了十几个小馄饨往锅里一倒。

到单位刚坐下不久，传达室通知我拿手机，哦，妻子已发现我手机，并将手机送过来了。“你怎么到单位的？”妻子不禁好奇地问。

我将自己的这段糗事讲给妻子听后，妻子先是嘲弄我一番，然后叮嘱我出差回来第一时间要将钱还给小李。

“小李，今天带手机了，将上次的欠款和今天的馄饨钱一起付给你啊。”“哎哟，多大事啊，还总惦记着。”

小李还是如往常一样不停地忙碌着，埋着头干活，偶尔和食客搭讪，哼着不着调的小曲，馄饨店还是一样的人头攒动，从众多食客中，他居然还能记住谁点的大碗、谁点的中碗、谁点的小碗。一个开朗大派的人、简单自如的人、热爱生活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几年前的一个初秋的傍晚，光影摇曳，夜幕低垂，我从一老友处打车回家，司机是个近六旬的男师傅，平和敦厚，工作牌上显示姓张。

“咦，这座位上是什么东西？噢，是一张校园卡？”可能是前面的乘客落下的，刚刚好像是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乘车的。

“校园卡估计也没啥重要的，丢了就丢了，应该可以补办。”我急于回家，随口应道。

“那可不行哦，孩子应该很着急的。”老张不急不忙地将车停在路边，通过平台联系上一单乘客。没接通，估计孩子看到是陌生电话没接。

那就算了，我们继续走吧。

滴滴滴，这时张师傅的手机响了起来，那个学生回过来了。

“你在一个学校？”“我在南京林业大学。”

“这位师傅，我们刚好顺路到南林大呢，打车费用也不会增加，您看行吗？”

“好吧。”我还能说什么呢，心想着你张师傅应该是想从学生那里再拿点好处费呗。

一路沉默不语、波澜不惊，但我心里的这点小心思被张师傅看在眼里。

“你在哪里呢？我们到了南林大北门。”“师傅，谢谢谢谢，您再往前100米就能看到我了。”路边有个大男孩正焦急地张望。

“师傅，特别感谢您，我这校园卡刚重新办不久，再办要费事了。”说完，从车窗外递过来一张100元人民币。

“哈哈，没事，估计你有点着急，正好顺路，车上这位大哥也同意了，我就给你带过来了。”说完朝我笑笑，“多大事啊，还能收你钱，太小瞧我了。”“那怎么好意思，太感谢您了，也谢谢您这位大哥。”大男孩向我挥手致意。

我顿时嗓子发干，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老张的后背霎时变得越来越宽厚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禁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

如今，我常常会从远处看看小李那雾气腾腾的馄饨店，也常常会在坐出租车时和司机师傅闲话家常。从一个人、一家店、一辆车，再到那句“多大事啊”，读懂他们豁达、从容、乐观的心态，体味到平凡的人身上蕴含的非凡力量。

心窗  
片羽

酱油醋茶围着锅台转。再转身，时间匆匆，不是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也不是每一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至少我们在今生，在那个地方，在一转身的时候没有错过。也许你喜欢繁华喧嚣的大都市，而我却情愿守着这寂寞的村庄。

在红尘的路上，有着开心的过往，擦肩而过别忘记面带着一份微笑，再作一次短暂的回望。始终认为自己是草根一族，坚信只要有卑微生长的地方，希望之灯闪亮。云水过往，我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这里，听凡尘叙事。谁把谁遇见，在流年经载的岁月，点点滴滴铭刻在心的过往。每一次的回忆，都注定是冷冷的情怀……



## 鹤鸣九皋

◎崔世荣

## 个性鲜明的黎化

◎陆汉洲

玉兰一瓣

8月25日上午，我正在南通参加《人民文学》杂志“人民阅卷”南通行活动，惊闻黎化老师于当天凌晨仙逝，不禁为痛失一位文坛挚友而感到惋惜。时隔数小时，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在网上发文《性情中人黎化》，悼念黎化老师。我十分认同文中对黎化老师的12字评价“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有趣灵魂”。我觉得，黎化老师确实是南通不可多得的一位个性鲜明、人格独立的作家。

我和黎化老师初识于近20年前。在市作协组织的多次作品研讨会上，总能听到他思想鲜明、见解独到的发言。后来，我们便有了会后私下的交流，并阅读了他创作的《沿着陶行知的足迹》《江海祭》《女人风华》等几部力作，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他也曾当过兵，虽然小我三四岁，却是和我同年人伍，甚至早我几个月入伍的老兵——他是1969年春季入伍，我则是那年冬季入伍，只是他在兰州部队，我在济南部队。

他还先于我3年加入中国作协，我们便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

黎化老师的长篇报告文学《沿着陶行知的足迹》出版后不久，便在文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晖称其为“高等教育反思的锋芒和新声”。南通市作协于2012年6月举办此作专题研讨会，时任南通市作协主席冯新民通知我参会，要求发言。我除了深度阅读此作之外，还与黎化老师进行了电话交流，从而完成了那篇近四千字的题为《深情的讴歌与心底的呼唤》的发言稿。

我在发言中说，从陶行知到晓庄学院，从办学模式到培育学生的价值观，从学生社团到社工专业、社会实践，从学生到老师再到“陶牌”校长，作品以全方位、立体式，通篇倾注了真情进行讴歌。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成功，也许与黎化老师独特的经历有关。他从就读小学时的王海山老师身上，从故乡通州实验小学的书香校长王笑梅身上，从乡村教师出身的二爻中学两位老校长顾宪华、张连祖身上，从黎化至乡村中学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时践行陶行知办学思想的实践中，他看到了什么才是被社会、被百姓认可的充满希望的办学方向！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成功，也许与黎化老师独到、深入的采访有关。在晓庄学院每一个成绩数据背后的故事里，在社团活动浓浓的氛围里，在“陶子之声”欢乐的歌声里，在晓庄学子们的社会实践和志愿者们无私奉献的足迹里，黎化老师被采访中一串串太多太多的感动，深深地打动了。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成功，也许与黎化老师勇于担当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有关。黎化老师是位有思想个性的作家。当年被从报社副刊编辑发配至乡村中学当教师，个中缘由，就是他在个别领导眼里“不保持一致”的鲜明个性。

殊不知，这就是值得尊敬和尊重的黎化老师的可贵之处。其间，隐含着黎化老师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在这一部作品里，无论是深情的讴歌，还是心底的呼唤，都是他勇于担当的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丰富体现。

谨以此作，深切缅怀黎化老师！

## 失眠的夜

◎李张涵

夜深了，谁开启孤独的灯火，旧时的片段不断地上演，这悲伤因何而来，都说孤单是一首伤感歌曲，喜欢一个人站在这里，细数着自己的心情。喜欢戴着耳机聆听经典老歌，走在古镇老街上，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徘徊，也很茫然。看着满天的星辰，我用笔墨写下那唯美的文字，那断章，那句点，是你视而不见的苍老，而伤人的话语，多了几分薄凉。落了一地的岁月，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你，誓言是如此苍白无力。

我不喜欢说话，可是每天却又是说话最多的那一个人，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很快

乐，其实自己的内心却是那样的落寞。我会在一大群人中沉默，会在人群中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会在天色渐晚的路口忘了自己原来的方向。有些人，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一滴墨水，两行清泪，或轻或重，滑落在稿纸上，也许这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一份真情，留在心上变成一生一世的泪流。都说缘分的天空是如此美丽，不希望谁深深记住我，只求别忘记我在你的世界里曾经来过，有些东西失去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

人生不过百年，活得简单充实坦然就好，“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每天都在为生活忙碌着，为柴米油盐